大会

第七十二届会议

正式记录

1 November 2017
Chinese

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 (第四委员会)

第 7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17 年 10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3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拉米雷斯·卡雷尼奥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目录

议程项目 62:《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不在其他议程项目下的领土)(续)

听取请愿人发言(续)*

* 2018 年 3 月 5 日因技术原因重发。

本记录可以更正。

更正请在一份备忘录内,以一种工作语文提出,并反映在记录文本上。更正请尽快送交文件管理科科长(dms@un.org)。

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下午 3 时 10 分开会

议程项目 62:《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不在其他议程项目下的领土)(续)(A/72/23(chaps. VIII、IX、X、XI 和 XIII), A/72/346 和 A/72/74)

1. **Bessedik 先生**(阿尔及利亚)说,每日新闻稿往往不能反映委员会的讨论情况,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一些代表团过去曾经提出这个问题。以前在关于振兴大会工作的非正式会议期间提出的这种分歧,被归因于缺乏资源。但他认为,这绝非真正原因,最近的一份新闻稿就是例证;这份新闻稿引用的发言者,根本没有在第四委员会发言。即使包含不正确的信息是无意的,但也是不合理的。新闻部的代表必须出席委员会会议,给予解释和道歉。新闻部必须对此发表更正,今后,其有责任准确地将在联合国各机构内进行的辩论传播给世界新闻界。

2. **主席**表示同意 **Bessedik 先生**的发言,要求秘书处和新闻部澄清事实,表示道歉。

3. **委员会秘书**代表秘书处向委员会致歉。她表示,改正后的新闻稿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发表,该问题将与新闻部进一步讨论。

听取请愿人发言(续)

4. **主席**说,根据委员会惯例,邀请请愿人在请愿人桌前就座,发言后退出。他提醒所有发言人,请遵循礼仪,不发表个人看法,只谈论审议中的议程项目。

西撒哈拉问题(续)(A/C.4/72/6)

5. **Navjot Kaur 先生**(美国青年进步组织)说,建筑墙壁,拒人之外,这是不公正和残酷的。摩洛哥分裂了撒哈拉威人民;但他们拒绝接受继续占领和每日侵犯人权的行为。前任秘书长潘基文访问领土时,曾因 40 多年生活在最恶劣条件下的人民的愤怒而感动;他感到世界忘记了他们的事业。事实上,国际社会没有解决撒哈拉威人民的困境,但希望在新的秘书长领导下,能够取得更大进展。然而,摩洛哥不予合作,表示要西撒哈拉自治,但又用铁腕管制,这令人担忧。他强烈敦促联合国以和平方式解决长达数十年的冲突。

6. **Boaventura 女士**(西撒哈拉法官)说,撒哈拉威人民在阿尔及利亚的难民营,或在被占领领土上均受到压迫。摩洛哥建造了一堵大墙,把西撒哈拉从南到北分隔开来,此地已成为埋设地雷,配有武装警卫的“战区”,但没有一个国家承认正在进行的军事占领。此外,在与摩洛哥商号开展业务的过程中,许多国际公司得益于从西撒哈拉非法开采的自然资源。拖延举行公民投票,只有摩洛哥及其盟友受益,而其他国家和媒体的沉默,显示出他们自己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所在。联合国必须停止非法占领和文化隔离,协助撒哈拉威人民谋求自治。

7. **Baba Dih 女士**以个人身份发言。她作为撒哈拉威人,生在阿尔及利亚难民营,现在是纽约大学博士生。她说,尽管游牧是撒哈拉威文化的中心,但撒哈拉威人仍然有强烈根植于自己领土的感觉。然而,因非殖民化管理不善,许多人不得不逃往阿尔及利亚的廷杜夫地区,等待解决,境况悲惨。摩洛哥在其占领地区建立了严格的媒体控制,防止国际社会认识事实的真相或进行干预。此外,关于该领土是摩洛哥基本部分的说法,被用作警方残暴镇压主张西撒哈拉自治的人的借口。因此,国际社会应停止被动地听取撒哈拉威人民的要求,去确保举行公民投票。

8. **Boukhari 先生**(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波利萨里奥阵线))说,继续占领西撒哈拉是对联合国信誉的打击。数十名政治犯身陷摩洛哥监狱,而该国继续掠夺领土上的自然资源,同时给区域带来毒品、动荡和恐怖主义。2016 年,摩洛哥违反停火条件,企图在格尔格拉特修建道路,几乎导致武装对抗。波利萨里奥阵线决心同新秘书长西撒哈拉问题个人特使合作,重新启动和平进程,因为波利萨里奥阵线、联合国和非洲联盟都同意,争端与非殖民化有关,并呼吁自决。应完成西撒特派团的全民投票任务,实现对所有人都有利的和平。

9. **ArciaVivas 先生**(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要求提供关于占领国在领土开采自然资源的进一步详情,说明这将如何影响西撒哈拉未来的可持续性。

10. **Scott 女士**(纳米比亚)指出,纳米比亚向难民营提供援助,但有人指责援助被出售,而非送达难民手中;

她要求提供资料，说明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援助实际送给难民。

11. **Boukhari 先生**(波利萨里奥阵线)说，开采自然资源是摩洛哥占领的主要原因之一；据估计，摩洛哥每年从西撒哈拉的磷和鱼类资源中获得的利润在每年 70 至 120 亿美元之间。以这样的速度，这种自然资源将面临彻底枯竭，他敦促所有国家不要卷入对他的国家的洗劫行为。

12. 欧洲反欺诈局没有任何关于难民营的正式报告。提到的这方面的资料是假的，只来自一名代表(波利萨里奥阵线)和一名声称在欧洲反欺诈局工作的妇女。如果这种说法属实，安全理事会最近就不会要求会员国增加财政援助。

13. **Laassel 先生**(摩洛哥)就程序问题发言说，主席不应邀请请愿者用联合国不承认的“大使”等头衔在委员会发言。

14. **Madima 女士**(南非)询问如何展开关于自决的公民投票。

14. **Kadyautumbe 先生**(津巴布韦)询问 Boukhari 先生对任命秘书长新的西撒哈拉问题个人特使有何期待。

16. **Boukhari 先生**(波利萨里奥阵线)答复说，公民投票可以在三个月的时间内组织起来。此外，个人特使拥有很大权力，但面临重大困难，因为摩洛哥坚持维持现状，继续占领剥削这块领土。

17. **Emhamed 女士**(撒哈拉威学生会)以在爱荷华州的撒哈拉威学生身份发言说，尽管有了大专教育，在美国有了工作，但她仍对本族人民的困境感到不安。令人遗憾的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法国在西撒哈拉问题上一直盲目地在联合国就西撒哈拉问题支持摩洛哥。她呼吁各国努力停止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非法占领，支持撒哈拉威人民的自决权。许多撒哈拉威抗议者，包括 Gdim Izik 团体，被不公正地囚禁。撒哈拉威人，包括难民营内的人，非常和平的人，与最近在伦敦、巴黎和巴塞罗那发生的恐怖主义行为毫无关系。她敦促法国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重新考虑对摩洛哥的立场。

18. **Guest 女士**(儿童权利艺术家)说，尽管 20 年前联合国斡旋了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之间停火，但曾允诺的西撒哈拉独立公民投票尚未进行。摩洛哥仍控制着西撒哈拉三分之二的领土，包括整个大西洋海岸。

19. 摩洛哥企图改变领土人口结构，奖励摩洛哥人迁往西撒哈拉，奖励撒哈拉威人迁往摩洛哥，来加强对西撒哈拉的索求。此外，摩洛哥政府限制言论和集会自由，禁止媒体报道敏感话题和对其拥有西撒哈拉主权的任何挑战，从而导致自我审查。领土内安全部队一直侵犯人权，包括大赦国际引述的任意逮捕和拘留、酷刑和失踪。

20.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摩洛哥建造了 1 700 英里长的围墙，把波利萨里奥阵线控制、支持独立的阿拉伯撒哈拉威民主共和国与西撒哈拉摩洛哥占领的西北部地区分隔开来。摩洛哥长期以来开采西撒哈拉的自然资源，包括磷酸盐、铁矿石、碳氢化合物储量和渔业。外国公司一直参与这种开采，并继续开展石油勘探，从不关心当地贫困人口。国际社会不能被占领国的利益所左右：联合国的信誉在西撒哈拉非殖民化过程中受到威胁。

21. **Sassi 先生**(S.K.C.)说，西撒哈拉的法律地位已经由联合国明确为非自治，该领土的殖民占领构成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一。1975 年，国际法院宣布，撒哈拉威人民有自决权，否认了占领国的索求。若干后续法律裁决和联合国决议证实了西撒哈拉作为非自治领土的地位。尽管与阿拉伯撒哈拉威民主共和国一道重新加入非洲联盟，但摩洛哥军队仍然继续肆无忌惮地占领这个地区达 40 多年之久，蓄意镇压撒哈拉威人民，开采他们的自然资源，并试图改变地区的人口状况，使其有利于摩洛哥。许多撒哈拉威男女只是为了行使自决权而遭囚禁。

22. 摩洛哥继续阻止特别委员会派团前往西撒哈拉，拒绝议会代表团、记者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前往。安全理事会对此默认，无法追究摩洛哥在西撒哈拉的行动的责任。秘书长和秘书长新任个人特使必须努力确保恢复摩洛哥和西撒哈拉人民唯一合法代表、波利萨里奥阵线之间的直接谈判。

23. **Moraga Duque 先生**(Rehabilitación y Esperanza)说,作为在皮诺切特独裁统治期间幸免于难的一代的一员,他对廷杜夫难民营中侵犯人权行为表示关切。人权观察曾经观察到,波利萨里奥阵线一直排斥那些质疑其权威的人,并将难民与外部世界隔离开来。通过承认阿拉伯撒哈拉威民主共和国,一些国家事实上已经成为这些难民营中侵权行为的共谋,并继续阻止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进行人口普查。

24. 虽然波利萨里奥阵线一贯坚决反对奴隶制,但其对消除廷杜夫黑人少数民族的残余奴役没作任何努力,包括在无所谓“主人”批准情况下,拒绝向黑人妇女发放结婚证书。

25. 他感到惊讶的是,主席用“大使”一词称呼联合国不承认的人。他更感不满的是,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主席对上述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保持沉默。

26. **Riveros 女士**(CPLATAM 观察员)说,尽管西撒哈拉问题在联合国继续停滞不前,但该地区本身正在经历重大的转型,包括高速城市化和基础设施现代化。该地区 2016 年立法选举参与率最高。摩洛哥人民通过直接普选,选举行政职位代表,居民则投票选举市级、省级和地区级行政管理和资源管理官员。因此,议会两院包括撒哈拉人代表。一些撒哈拉人也担任公职,如部长和国务秘书。如同所有其他团体一样,撒哈拉人的政治参与在摩洛哥得到保障,无论政党还是地区属性如何。在前两次立法选举中,一个在撒哈拉沙漠中有影响的传统政党被一个新兴政党取代,这说明了民主进程。事实上,撒哈拉沙漠选民的政治偏好继续发生变化,因为原来的游牧民族定居下来,开始承认民主进程。

27. 一位前波利萨里奥阵线成员估计,在撒哈拉三个行政地区,有 3 150 多名撒哈拉人担任政治代表,与其相对人口规模成比例。摩洛哥政府在西撒哈拉实施了民主机制,让撒哈拉人拥有真正的政治代表,这与波利萨里奥阵线的极权结构正相反;其前成员承认,波利萨里奥阵线与民主、自由和人权毫不相容。波利萨里奥阵线声称代表所有撒哈拉人,而无视大多数撒哈

拉人不受其控制,在摩洛哥王国享有民主代表和参与的事实。

28. **Tamek 先生**以摩洛哥议会议员身份发言说,许多上访者所持立场极端错误,说明他们对摩洛哥历史一无所知。摩洛哥的撒哈拉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 1912 年成为保护国之前,摩洛哥是西北非洲拥有国际公认边界的唯一独立主权国家,而且已有数百年之久。1906 年,殖民大国在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分割了摩洛哥,由于其宝贵的地缘战略地理位置,每个殖民国都寻求分享一份摩洛哥领土。法国占领了摩洛哥中部,西班牙占领了北部,撒哈拉沙漠和撒哈拉以北的 **Tarfaya** 和 **Sidi Ifni** 一些地区,以及丹吉尔市则被宣布为国际区。摩洛哥的独立分阶段进行,1955 年法国撤出,1958 年西班牙离开 **Tarfaya**, 1969 年离开 **Sidi Ifni**, 最后,1975 年离开撒哈拉。然而,无人要求举行公民投票,让任何地区从撒哈拉独立出来。这个地区受到不同待遇,是因为它与邻国接壤,而该邻国的干涉,则是撒哈拉问题出现的首要原因。该国一贯公然干涉撒哈拉问题,企图连通大西洋。但它永远无法得逞。

29. **Mohamedlamin Salam 女士**(NOVA, 西撒哈拉)以出生在西撒哈拉营地者的身份发言说,西撒哈拉人民为承诺和平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西撒哈拉年轻人的巨大潜力正在营地中被消融。西撒哈拉人民每年都来到第四委员会,创造希望,但是一切都毫无改变,只得忍气吞声。

30. 和平抗议者不能仅因行使自决权而遭摩洛哥警察殴打和拷打。摩洛哥隐瞒了在西撒哈拉的侵犯人权行为,妨碍了在领土上开展人权监督工作。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曾多次报告违反情况。她询问为何法国这个民主国家一贯使用否决权来阻止对西撒哈拉的人权监督。

31. 她的人民是为了尊严而斗争。只有撒哈拉威人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解决争端的唯一方法是让撒哈拉威人民投票。

下午 4 时 20 分散会